

在熊猫的故乡

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·第十六辑

在熊猫的故乡

（报告文学）

本社编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三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马幼明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在熊猫的故乡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60 毫米 1/32 印张 5.5 插页 2 字数 91 千

1983年11月第一版

1983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800册

书号：10118·788

定价：0.44 元

出版说明

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艺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我社特编选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艺小丛书，选编适合农村广大群众阅读或排演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古代白话小说，报告文学，带谱川戏、曲艺、故事、小演唱等。这些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、农村生活为主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文风活泼清新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体裁多样、内容精粹，田间地头、会前饭后便可浏览一册，逢年过节、丰收喜庆之时，演唱材料还为你提供了精采的文艺节目。这套丛书实为广大农村读者之良友，亦为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目 录

邛崃交响乐·····徐 棻 (1)	
凤鸣中都·····徐子芳 (38)	
路·····傅树生 (58)	
耕种在八十年代的土地上·····赵致真 (71)	
蜀 玫·····吕 齐 (88)	
花王工艺倾城倾国	
·····艾风 晓风 汉风 (106)	
卷起千堆雪·····王志杰 欧阳治芬 (113)	
星空之歌·····扬 禾 (125)	
记住，还有百分之五！·····唐庆雄 (145)	
在熊猫的故乡·····谭 楷 (159)	

邛崃交响乐

徐 棻

其实，我并不知道交响乐。但是，我此刻极愿借用这三个字。因为我在邛崃的田园里，听见了一支动人心弦的、优美抒情的、振奋精神而又激励斗志的乐曲。它是那样的生动活泼、丰富多彩、纯朴浑厚、明朗开阔。我惊叹，我沉醉，我感到余音绕梁而至今犹在回味。不过，我也要说，我最初听见的，却是刺人耳膜，揪人心肺的一些不谐和音……

不谐和乐章

懒王醉酒 他获得“懒王”的雅号近二十个年头了。顾名思义你便知道他很懒，肯定不管家务而且不事耕作。进而你便想到他的尊容：那因好酒而发红的眼珠，灰蓬蓬的头发、胡茬和邋里邋遢的衣服。但是你想不到他竟是个谁也管不了的人物。他，刘学成，自从1960年在铁路上当民工回来，发现自己的房子被大食堂拆去当柴禾烧了，发现社员

们肩上搭床铺盖、腰上吊个饭碗，不知每日吃在哪里睡在哪里以后，他就无法无天起来。他敢于把公社让给他住的两间孵鸭儿的草房拆了房梁去卖来喝酒。他敢于把国家照顾给他的蓆子烧掉、水缸打烂。他可以一顿吃八只鸭子，全家平均一人一只。他可以三天喝一碗稀饭，让一家老小饿得哭。于是生产队不得不借粮给他，当然是有借无还。于是有了关于他的顺口溜：“年年补钱补不起，全家估倒吃集体。”当然他也有个说法：“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嘛。”

三年前的一个黄昏。灰暗的天空衬着低矮的草房，空旷的田野显得格外清静。突然，刘学成的门前传来叫骂声和哭喊声。是醉酒归来的懒王正在追打出工回家的女人：“哪个让你出去做活路？！天气这么热，人家晓得乘凉你不晓得？！做半天还不是几个细米子玉麦包包！我看你二天还敢不敢去充好人……”

流浪者的家 流浪者名叫周锡元，他离家已经八年了。现在，队干部正站在他家门口，向里面的女人和娃娃们训话：“赶紧写信叫周锡元回来。‘四人帮’都垮了一年了，还在外头流，谨防脱不倒爪爪。现在回来，就不追究他以往的事。再不回来，就扣你们一家的口粮！”

队干部的声音震得草房子沙沙作响。一丝长长

的扬尘飘落到女人的手背上。蓬头垢面的女人坐在灶门前，垂着眼皮木然地盯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两只手（和那手背上的扬尘）。她想起丈夫的手，那一双手曾因“顺手牵羊”而使他不得不远流他乡，并给她和孩子们带来羞辱。她还想起那双手曾用扁担打过她，使她的唇边至今还留着伤疤。叫他回来吧，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不叫他回来吧，以后的日子又怎么过？一颗眼泪滴到手背上，把那团扬尘化成了一丝黑色的细流……

老头的尾巴 “四人帮”垮台后的第二个春天来了。张德明一大早担着两挑箩筐去赶场，刚走到大路口，就碰见了整党整风工作组。

“哪里去？”工作组一声大喝：“昨天才开会定了每人出工的天数，你今天就不下田做活路？！”

老头申辩道：“我七十岁了，做得动啥子田里的活路？”

“做不得田里的做别的，反正不许搞资本主义！昨天才喊把腊箢交到队上，不许哪个再编筐。人家都交了，就是你不交，还要挑箩筐去卖。没收！”

老头不肯松手：“我勤巴苦做编的箩筐，为啥兴没收哇？”

“这是你的资本主义尾巴，要割！”

工作组动手割尾巴，老头捂住不让割。当然，

老头子犟不过，拉拉扯扯，还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“尾巴”被人割去了。

老头还被叫去“说清楚”。但是，他实在说不清楚。他只清楚自己解放前先打短工，后当佃户。解放了，他分了田地，日子好过了，谁知在一次抬木头时扭伤了腰。天长日久，他的腰再也直不起来。他失去了劳力，只得改做篾匠。唉，一挑箩筐编两天，除去成本，只能赚一元多钱。买竹子和卖箩筐的日子又不能编，因此是卖一挑吃几天。唉，口粮少，又没得油水，光吃点饭一天要吃一斤多。不够吃，只有去买高价米，一斤便是五、六角。

“请帮我老头子算算吧，我卖一挑箩筐能派些啥子用场啊。这就是资本主义吗？我硬是说不清楚！”

张大爷一夜睡不着。他气又大，腰又痛，便掀开烂棉絮，窸窸窣窣地从谷草上爬起来，想出去转一转。谁知门一开，却见朦胧的星月下有两个人影。哼，我这屋耗子都不来，怎么来人了。

“是哪个？”张大爷没有好气地问。

“是我们。李克耻和谢福州。”

在拂晓的大地上 李克耻是新从广汉调来的县委书记。谢福州是凤凰大队的党支书。张德明、刘学成、周锡元都是凤凰大队第四生产队的社员。两位书记四点过就出来打早工，做到这拂晓时分，还不见别的人出来。须知农忙要出早工，是一再号召

过的，所以他们看见有人早起，便高兴地想和他攀谈。不料还未开口，门儿已经关严了。

望着那扇薄薄的小门，县委书记心潮澎湃：

“李克耻呀，李克耻。你十几岁参加革命就搞农村工作，单是当县委书记也有二十年了。为什么农民和你不是越来越亲近，而是越来越疏远？为什么你勤勤恳恳地工作却没能使农民的生活越来越美好，甚而很多人的温饱都未能解决？为什么三座大山隔不断你和人民的联系，而一扇小门却使你与他们相距有如千里之远？”

谢福州拄着锄把站在一旁，借天边的一抹鱼肚白端详着这位新书记。新书记是个身材魁梧的汉子，看模样不过五十来岁。长方形的脸膛，宽而饱满的额角。轮廓分明的嘴唇给人一种坚毅果断的印象。细长的眼睛炯然有光。只是此刻，那眼光却流露出一种闪烁不定的、辛酸痛楚的神色。

“李书记，你在想啥？”谢福州问。

“我在想，干工作，为了什么？……唉，如果我现在死了，不会有人给送个花圈的！”李克耻象是自语般喃喃地说。他想，农民过着这种日子，是不愿给他送花圈的。县委干部恐怕也不愿送。他们跟着党干了几十年，从小伙子变成了爷爷，还和儿孙们挤在各种破旧的小屋子里，连一间新宿舍也没能住上。不用说，待业青年更不愿给他送花圈，因

为他们连一个自食其力的职业也找不到。啊，即便如此，缺吃少穿的人民还在说共产党好，还在跟共产党走，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他惭愧，他痛心，他觉得背上了难以偿还的债务，他不能容许自己再这样干下去了。极左的教训难道就不能认真吸取？！极左的流毒难道就不能彻底肃清吗？！

他回头望望谢福州，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又在想什么呢？他的大队名曰凤凰，地处川西平原，属天府之国的粮仓。然而直到现在，人平口粮才三、四百斤，每个劳动日值才一、二角钱。“黄谷加稻草，分配还倒找。”这是一只带伤的凤凰，它可怜巴巴地落在泥沼中了。

他回头向北边望去，那里是一只生病的黑虎（大队）。“年终决算，数字一念，不能兑现。”眼下是春荒，得问问黑虎滩大队的情况。昨天，他才通知县粮食局给凤凰大队的困难户贷粮6000斤。今天，他还要解决那个“三贷大队”（贷粮贷款贷种子）的问题。那个大队名叫字龙，也是龙困浅水，他不能不尽量贷点什么给他。还有南宝乡那一类大山区，他又能置之不顾么？可是，地里产得少，农民交得少。要贷，国家又从哪里拿出来呢？

也许，他不该到邛崃。在广汉当第二把手，担子轻得多。他想起一九七六年这里的县委书记曾到广汉去找他借粮，见面就说：“老兄，你要拉我一

把呀。”说不定，明年就轮到他去向别人乞援了。他硬是不该来！然而，已经来了！

路远，坐汽车；路近，骑自行车。李克耻在一月之内跑遍了全县40个公社。他就象包办婚姻中的新郎，一直忧心忡忡地害怕新娘是个丑妇。当他用颤抖的手轻轻揭开新人的盖头时，发现那竟是一个天姿国色的美女。他狂喜起来……

快 板

这是一段快板。节奏鲜明、音调高昂、情绪欢快。声声奏出凤凰展翅的喜悦，黑虎奔突的气势，宇龙腾空的雄威，以及珍珠玛瑙等宝贝落在南宝山那“聚宝盆”中悦耳的、清脆的铿锵之声……

懒王发财 一九七九年大春分配又到了。生产队长碰见醉醺醺的懒王，便叫住他：“你今年要进600元啊。”

“莫，莫涮罈子。”刘学成有点口齿不清，“我哪一年不，不倒找你五、六百？去年子欠、欠、欠你四百多元，你狠心烂肺拉、拉我七根猪儿去抵、抵帐。你今年子又要拉、拉啥？”

“当真不哄你，你今年打干除净要进600元。”

“进了钱我请、请客！”

“好，请吃糖，不许翻悔！”

“悔的是、是儿……”

第二天宣布分配。当场兑现，刘学成真的到手600元。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赚得这600元，但是这600元的确是分给他的。

“我发财罗，发财罗。”欢天喜地的刘学成买来五斤糖果，笑呵呵地向大人娃儿们撒去。后来他才弄清楚，那600元是从联合企业返还给生产队的利润中分得的，是联合企业的盈利提高了农民的工分值。八一年，刘学成全家净进现金1570元，还不算家庭副业收入的500多元。粮食也按人平800斤拿回了家。

过去，连蓆子、水缸都靠国家救济的刘学成，如今买了一部自行车，一只手表，一个座钟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。他本来还可以买，但是，他要盖新房子。他已有存款1200元，今年每个劳动日值预计8元，他家可进钱4000元。明年估计还可收入4000——5000元，那就有9000来元，何况还有家庭副业收入哩。盖一栋小而精的二层楼房，绰绰有余了。

金不换 “浪子回头金不换”是我国的古谚。这里回头的正是离家8年的浪子周锡元。现在他是凤凰农工商联合企业下属化工厂的副厂长了。四年多来，他不但再也没有“顺手牵羊”，而且为集体作了不少贡献，以致社员们提起他，都说“当真是个金不换”。

曾经五个人合盖一床旧棉被的周锡元，一九八〇年分配时全家收入2100元。八一年分配时全家收入3500元。去年他光是给大女儿缝制四季新衣就用去300元。还买了自行车两部，手表三只。又向联合企业投资900元。其余的钱他存在信用社，因为他明冬也要盖房子。粮食么，自然是吃不完的了。

“晚上有电影，早些吃了走。”周锡元骑着锃亮的自行车从机耕道上奔来，老远就欢喜地向正在田里务农的女人大声招呼。那唇上留着伤疤的女人早已原谅了丈夫以往的过错；那做丈夫的似乎也要以十倍的体贴来补偿以往对女人的歉疚。看吧，这对年过四十的夫妻吃罢晚饭，就亲亲热热地看电影去了。

流水帐里的笑声 在凤凰农工商联合企业下属的酿酒厂门外，坐着一位老头，他就是那个不愿被割“尾巴”的张德明。此刻，他正在竹影婆娑的阳光下，聚精会神地编驾篾。青青的、薄薄的、软软的篾条在他的手里，象闪光的丝带般轻柔而活泼地飞舞着。七十三岁的张大爷去年分得粮食700多斤，又分得现金700元。他的日子好过了。

“同志，听我跟你报个帐嘛。”张大爷笑得合不拢嘴，话就象打开了闸门的河水：“我打发两个外甥女（出嫁）送了三十多元，这回总算象个当老辈子的了。外孙来拜年，我又打发十元。从前我这

个穷外爷顾不上照看他们，现在有钱了，总要把点他们用。另外，我修理草房用了二十几元，今年子不怕下雨罗。我还买了一百元的米，顿顿都可以吃白米饭罗。我又花五十多元买了一件毛线衣，缝了一件丝棉袄。人家说穷人穿丝棉烧背，我偏要做一件来穿。我还用四十元打了一口按水井。挑了一辈子的水，老了，挑不得了。现在我只消两手一按，水就从井里流到桶里来了。哈哈。”张大爷放声大笑了，还边笑边说：“我买了两根猪儿以后，还在银行里存了三百多元哪。队上喊我吃五保，我不吃，我还做得动。那天我碰见李书记，我就跟他说，‘这两年硬是沾了你的光啊’。”

李克耻还记得这个被他的整党整风工作组割过“尾巴”的老头么？一定记得。正是因为记得，所以他才能深切地体会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，才敢于迅速举起指挥棒，奏出了这么激动人心的旋律。

凤凰从泥沼中冲天而起，舒展双翅，翱翔太空。那么，黑虎呢？

请听一段小插曲。

黑虎滩社员周培强一九八一年分配时，拿到一本写着“2700元”的存折。人家告诉他：“钱替你存在信用社，免得你放在屋头丢了。要用钱自己去取。”周培强没出声，他怔怔地望着比他手板心还小的几页纸片，心想：“这就是2700元吗？！”他本

来就不相信自己能占有这么大的数字，更不相信这几页小纸片就能把那么大的数字变成钱。“说不定又是弄虚作假哄人的。”想到这里，他转身就跑，一口气跑进信用社：“取钱！”他把那仅有几页纸片的小折子往柜台上一放，两眼直勾勾盯着营业员。

“全取吗？”营业员疑忽忽地问。

“全取！”周培强硬梆梆地答。

“取这么多回去谨防遭偷了……”营业员好心地劝。

“遭偷也取这么多！”周培强恶意地答。

营业员发现这人是根不进油盐的四季豆，便不再多说什么，只顾低头一五一十地点起钞票来。柜台内的钞票越堆越高，柜台外的眼睛越睁越大……

周培强抱着一堆钞票在田野里跑。他的脚在大地上“咚咚”直响，他的心在胸膛中“蹦蹦”直跳。“咚咚”的响声象敲鼓，“蹦蹦”的响声象拨弦。这一段打击乐加弹拨乐的插曲，一直伴着他跑回家去，又伴着他跑进县银行，把那厚厚的一大堆钞票再次变成仅有几页薄纸片的小存折。

黑虎从沉疴中挺过来了。如今，它奔突在邕江河畔，其迅猛之势令人惊叹，令人目眩。八一年分配，全大队人平口粮740斤，人平现金501元，每个劳动日值3.71元。全大队纯现金收入计：4000元以

上的一户。3000——4000元的十 一 户。2000——3000元的五十六户。1000——2000元的八十八户。1000元以下的六十二户。

整个邛崃县农村，从1976年的人平口粮414斤增加到600斤。人平现金收入从61元猛增到150元。机关干部们的生活也相应地有了改善，差不多家家都搬进了新居。待业青年不少人获得了工作的机会。

此可谓自土改以来，邛崃县的第二次复兴。这个复兴仅从新建房屋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。你要是站在凤凰的土地上，无论你的视线射向东西南北哪一方，你都可以看见新修的和正在修的红砖房。如果你走到第四生产队，你就会发现去冬今春盖新房的有11户，其中8户是社员。要求今冬盖新房的已有23户，除三户干部外，余均为社员。如今，电视机的天线杆在竹林中到处可见。收录机里播放的流行歌曲，可在竹林周围时有所闻。人们望眼欲穿的缩小城乡差别，三十年未曾缩小，而这三年之内竟陡然缩小了许多。

当我在邛崃的田园里，嗅着菜花浓郁的芳香和麦苗幽隐的清香，看着洒满阳光的翠竹和绿叶掩映的红房，似听见那乐曲中的快板更加明朗、活泼、高昂。于是我心旷神怡、意气飞扬，禁不住随着那欢乐的节奏手舞足蹈起来……